

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
星云奖获奖作品集

星纪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社

星·纪·原

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获奖作品集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纪·原: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获奖作品集/董仁威,姚海军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6567-9

I. ①星… II. ①董… ②姚…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2337 号

责任编辑:雒 华

封面设计:吴 森

责任校对:刘玉霞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40mm 印 张:25

字 数:454 千字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2.00 元

产品编号:057808-01

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评委会

主 席：江晓原

评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晋康	刘 兵	刘慈欣	吴 岩
姚海军	黄 海	董仁威	穆蕴秋

序 言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已经举办了四届，从整体发展上看是非常良好的。具体而言，人们对科幻及这个奖励的关注度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家对这个奖励的含金量感到满意，而读者则对这个奖在引导阅读、推荐新作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家普遍认为，星云奖虽然还存在着种种问题，有许多没有做到位或亟须改进的地方，但作为一种面向全球华人的科幻奖项，这个项目的设立，将给未来中华文化的崛起带来积极的影响。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第四届星云奖获奖作品集，是从过去一年中全球华语作家发表的作品中，经过大众和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员投票选出的优秀中短篇作品的精选。我觉得近年来的中短篇科幻小说虽然在大的框架方面没有突围，但在许多细节和内容的涵盖方面取得了值得欣慰的进展。今年获奖的中篇小说是程婧波有关经济学的作品。以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为主题的科幻在西方被称为软科幻，如果同意他们的分类，那么中国在软科幻上的鼓励和发展还亟待改进，题材还亟待拓展。今年短篇小说的获奖者张冉的作品，继续沿着新技术跟社会控制之间关系做深度展开。虽然作品的思想内容重复了许多过往学者的忧虑，但有时候重复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时常提醒自己，生活条件的改进不是盛世到来的充要条件。高技术不一定能带来人类的解放。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充足的人文情怀，技术创新带回的，可能仍然是压抑与逃逸。

今年的投票仍然能看出以作者、专业编辑、资深科幻爱好者为核心的会员群体和大众群体之间的显著差异。具体来讲，大众读者更加喜欢名人作家的作品，而会员则比较固守科幻文学的基本理念。我觉得，恰恰是两

种群体选择的差异性，反而使这次获奖的作品带上了非常好的高低兼顾、核心外周兼顾、主流支流兼顾的特点。科幻既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种创意事业，把它当作文学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它的核心标准；而当成一种创意事业的时候，则会广义地跟创造力、想象力、未来发展、多元世界等观念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支持多重标准的选择方式。

第四届星云奖获奖作品的作者，很好地兼顾了老作家和新作家，兼顾了来源于学生群体的作者和非学生群体的作者，兼顾了文科背景和理工科背景，兼顾了男性和女性。这其中长篇大奖获得者陈楸帆，大学时代就是资深科幻迷，他所在的北京大学科幻群体中，至今已经出现了宝树、李广益等知名作家和学者，也出现了许多诸如夏笳这样的后起之秀。陈楸帆大学毕业之后，在工作之余仍然不忘进行创作，近年来成果颇丰，不但获得了内地的奖励，还在海外的科幻评比中获得了肯定，这在当前中国文化逐渐走向世界的大趋势下，确实对拉动海外文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获奖作者中更多的人是比陈楸帆年轻的新一代科幻作者，他们把自己的感官充分张开，面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前沿氛围，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全方位地开掘着文类的边疆。可能他们的作品在社会认知方面仍然偶有稚嫩之嫌，但成熟都是从幼稚开始的。

第四届星云奖的代表性，虽然比过去有了重大提高，但仍然无法涵盖世界华人科幻创作的所有方面。这一届把儿童科幻小说的创作纳入其中，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也是对时代变化的准确把握。前些年，西方科幻作家、通俗小说作家纷纷看重儿童科幻的领地，在这个方位上大力开掘，已经创造了科幻文学的一个全新生长点。我们走出这一步，不是领先，只是跟随，期待今年的工作能做得更好。至于对全球华人科幻创作的覆盖方面，我觉得对港澳台科幻的覆盖仍然不够，对海外其他地区华语科幻创作的覆盖更是缺乏。这些，必须在今后的日子里下力气改正。

感谢在整个星云奖作品选编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劳动的人。这些人包括以江晓原教授为主席的评委会，包括世界华人科幻作家协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董仁威教授，包括清华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当然，也包括提供版权的各位作者及其代

理机构。我们希望每年的星云奖获奖作品集能成为新作者进入行业的标杆，能给未来中国的科幻发展留下坚实的足迹。

是为序。

吴 岩
于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 4 月



目 录

1	以太	张冉
29	安琪的行星	宝树
60	外面的宇宙	谢云宁
81	云端站	迟卉
94	动物观察者	陈楸帆
109	开膛手在风之皮尔城	程婧波
151	量产超人	陈茜
190	绿海迷踪	墨熊
303	起风之城	张冉
349	太阳知道答案	谢云宁
381	后记 科幻照进现实——入太原记	韩松

以 太

文 / 张冉

1

我突然想起二十二岁那年冬天的某个午后。

当时，我的右边坐着一对非常漂亮的双胞胎姐妹，叽叽喳喳聊着天，左边坐着一个胖家伙，抱着一瓶碳酸饮料不停地给自己续杯。我的碟子里是冷掉的鸡肉、乳酪和切碎的甘蓝，如今我已经记不得那些食物的味道，只记得夹通心粉时掉了一些在我崭新的条纹长裤上。整场宴席的后半段，我一直在擦拭长裤上的新月形污痕，留下鸡肉在盘子里渐渐变冷。为了掩饰尴尬，我试图与双胞胎姐妹找个话题聊聊，但她们似乎对大学生活不感兴趣，我也不懂得马尾辫的几种编法。

这场宴会显得极其漫长，一个又一个人站起来无休无止地举杯致辞，我一次又一次随他们举起高脚杯，啜饮苹果汁，明知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我的举动。宴会的主题是什么，婚礼、节庆还是丰收？我记不清了。那时，我无数次隔着四张桌子偷偷看我的父亲，他忙于与同样年纪、长着浓密胡须和酒糟鼻的朋友们聊天喝酒，说着粗鲁的笑话，直到宴会结束都不曾向我投来一丝目光。乐师疲惫地将小提琴装进琴匣，主妇开始收拾狼藉杯盘，醉醺醺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存在，摇晃着庞大的身躯走来，嘟囔着说：“你还在啊？叫你妈来开车。”

“不，我自己回去。”我站起来盯着地面说，用力揉搓长裤上的污迹，直到手指发白。

“随便。跟你的小朋友们聊得还好吗？”他四处张望。

我没有回答，握紧拳头，感觉血液向头部聚集。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只是孩子而已，十一二岁的小孩，而我已经二十二岁，即将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我有我的朋友和骄傲，在那里，没有人拿我当孩子看待，把我安排在一桌儿童中间，也没有人在我的高脚杯中倒满甜苹果汁而不是白葡萄酒；在我走入餐馆的时候，侍者会殷勤地接过我的外套叫一声“先生”，若不小心将通心粉掉在长裤上，我的女伴会温柔地用湿巾擦去污迹……我是成年人了，我想要成年人的话题，而不是在愚蠢的乡村宴会中被当做学龄儿童对待。

“……去你的！”我终于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

那年我二十二岁。

我努力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完全暗了，屋子笼罩在对街脱衣舞俱乐部的霓虹灯光芒中。起居室里只有电脑屏幕闪闪发亮。我揉着太阳穴，从沙发上缓缓坐起，端起咖啡桌上的半杯波旁威士忌一饮而尽。这是本周第几次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应该上网查查，四十五岁的单身男人在周日下午窝在家里独自上网直至进入一场充满闪回童年经历梦境的睡眠是否有益于身心健康，但头痛告诉我不必打开搜索引擎就能知道：这种无聊的生活在谋杀我的脑细胞。

“喂，在吗？”液晶屏幕上 ROY 说。

“在。”我从烟灰缸上找到半截雪茄，弹掉烟灰，划火柴点燃，斜靠在沙发上单手打字。

“你知道吗？他们开了一个讨论组专门讨论如何用肉眼分辨蓝鳍金枪鱼与马苏金枪鱼生鱼片。” ROY 说。

“你参加了吗？”我吐出一口瑞士机制雪茄充满草腥味儿的烟雾。

“没有，我觉得它比前一个讨论组更无聊，你知道的，‘硬币自然坠落正反面概率长期观察’小组。” ROY 打出表示无奈的符号。

“可是你参加了那个小组。”

“是的，我连续十五天每天抛硬币二十次，然后将测试结果反馈给讨论组。”

“后来呢？”

“越来越趋近常数 0.5 呗。” ROY 给了我一个苦笑。

“你们根本就知道这是必然结果啊。”我说。

“当然，可网络如此无聊，总得找点事儿干呢。” ROY 说，“要不要一起参加‘肉眼分辨蓝鳍金枪鱼与马苏金枪鱼生鱼片’小组？”

“免了，我宁肯去看看小说。”雪茄快烧完了，我拿起威士忌酒杯，“呸呸”吐出嘴里苦涩的唾液。

“小说、杂志、电影、电视都让我发疯。总有一天，我会被无趣的世界杀死。” ROY 打了个大大的句号，下线了。

我关掉对话框，登录几个文学和社交网站想找感兴趣的文章看，但正如从未谋面的网友 ROY 所说：一切正朝着越来越无趣的方向发展。在我年轻时，网络上充满观点、思想与情绪，热血的年轻人在虚拟世界展开苏格拉底式的激烈辩论，才华横溢的厌世者通过文学表达对新生活的渴望，我可以在电脑屏幕前整晚静坐，超链接带领我的灵魂经历一次又一次热闹的旅游。如今，我浏览那么多网站头条与要闻，

却没有找到一个值得点击的标题。

这种感觉令人厌恶，又似曾相识。

我点开常去的社区网站，头条新闻乃是“民众在市政府前游行示威抗议钓鱼者对蚯蚓的不人道行为”；视频窗口弹出，一群穿着花花绿绿衣衫的年轻人左手拎着啤酒、右手举着歪歪扭扭的牌子站在市政广场，标语牌上写着“坚决反对切断蚯蚓”，“你的鱼饵是我的邻居”，“蚯蚓和你家的狗一样会感觉到痛”……

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了吗？就算要游行示威，难道不能找个更有意义的话题吗？头痛袭来，我关掉显示器，倒在棕色的旧沙发里，疲惫地闭上眼睛。

2

四十五岁的贫穷单身汉在城市这个庞大资源聚合体中显得无足轻重。我每周工作三天，每天工作四个小时，主要职责是“在满足条件的申请书中挑选出个人情感认同的”。在计算机抢走了大部分人类饭碗的今天，在政府部门以“个人情感”为依据审批特殊贫困津贴的申请书，几乎是份完美的的工作，它不需要任何培训背景或知识储备。当局认为，在自动审核通过的众多特殊贫困津贴申请书中挑选幸运者，可以适度体现冰冷规章制度之外的人情味儿，所以聘请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我这样的失败者——参与此项工作。每周一、三、五的上午，我从租住的公寓出发，乘坐地铁来到社会保障局那间小小的、与三名同事共享的办公室，随后坐在电脑前，把电子印章盖在屏幕中比较顺眼的申请书上。名额时多时少，通常盖三十个印章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余下的时间可以找人聊聊天喝喝咖啡，吃两个百吉饼，直到下班铃响起。

与此前无数个周一相同，我完成了四个小时的工作，打卡后离开社会保障局的灰色花岗岩大楼，走向不远处的地铁站。地铁站门口通常有个单人乐队的表演者在单调的鼓声中吹着刺耳的小号，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那个阴郁的表演者总盯着我的眼睛——或许是因为几年来我从没给过他一分钱，这让我感到不快。猫抓玻璃一样的小号声果然响起，让我昨天尚未痊愈的头痛蠢蠢欲动，我决心朝反方向走一个街区，去上一个地铁站搭地铁。

上午下了一点儿小雨，地面湿润，扎辫子的滑板少年飞速掠过，两只鸽子站在咖啡馆的招牌上嘀嘀咕咕。橱窗映出我的影子：身穿过时黄色风衣的瘦削半秃中年人，长着一个与我父亲一模一样的酒糟鼻。我摸摸鼻子，不禁想起久未谋面的父亲，准确地说，自从二十二岁的宴会后就再未见面的父亲。母亲打给我的电话中有时会谈起他，我知道他还住在农场里，养着一些牛，留着几棵苹果树用来酿酒，但酒精毁

了他的肝，医生说 he 没办法再喝酒了，直到有科学家发现了肝癌的治疗方法。说实话，我并没感觉到悲伤，尽管我的红鼻子和宽大的骨架完全继承了他的血统，但我整个后半生都在逃避父亲的影子，避免自己成为那样自私、狭隘与嗜酒的肥胖老头——如今我发现，唯有避免肥胖这一点我做到了。他人生最大的亮点是娶到了我的母亲，而我连这唯一的亮点都没有。

“站住！”一声大喝打断了我的自怨自艾。几个穿着黑色连帽衫的人越过车流向这边快速跑来，后面两名警察挥舞警棍跌跌撞撞地穿过刹停的汽车追赶着，其中一名警察吹响哨子，另一人在大声喊叫。

驾驶员的叫骂声与汽车鸣笛声响成一片。我将身体贴近咖啡馆的橱窗。别惹麻烦……父亲的络腮胡子中因劣质雪茄而泛黄的牙齿在我眼前闪现。

穿黑色连帽衫的人撞倒路边的垃圾桶，从我身边跑过，一个、两个，一共四个人。我装作毫不在意，但发现他们都穿着帆布鞋。是年轻人。谁年轻时没有穿过脏兮兮的帆布鞋呢？我低头看看自己脚上黯淡无光的棕色系带皮鞋，鞋面因长时间穿着产生了一道道褶皱，像我照镜子时极力回避的额头上的皱纹。

突然，有人伸出手挡住了我望着脚面的视线，探进风衣兜里拉出我的右手，我感觉手心传来滑稽的瘙痒——那人用手指在我掌心画着什么图案。我惊诧地抬起头来，停在我面前的是第四个黑衣人——身材矮小，兜帽罩住眼睛，他迅速地在我手中画着什么，然后拍拍我的手掌说：“你明白吗？”

“快点！”那三个连帽衫在呼唤，第四个人回头望了一眼越追越近的警察，丢下我向伙伴们飞奔而去。

警察气喘吁吁地追来，“站住！”其中一个声音嘶哑地喊道，另一个口中含着哨子，吹出断断续续的哨音。我确信他们越过我的时候扭头看了我一眼，但两名警官没有说什么，径直挥舞警棍跑远了。

逃的人和追的人转过花店所在的街角，不见了。

潮湿的街道上汽车开始移动，行人穿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我的右手，残留着陌生人指尖的温度。

3

“照旧吗？”我公寓楼下那间餐馆的女侍应皮笑肉不笑地问我。“当然。”我不假思索地说，“等等，再加一份烟熏三文鱼。”已经转身走开的女侍应从肩头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有什么事发生吗？鉴于你竟会更改你的食谱。”我唯一可以称得上朋友的熟人、同样在社会保障局工作的瘦子，带着不讨人喜欢的笑容问。瘦子有一种特质，能准确嗅出每个人身上分泌的荷尔蒙味道。落座后的短短五分钟里，他已经鉴定出一个老处女、一对男同性恋、一个饥渴到可以跟送比萨的小弟上床的中年怨妇、一个手淫过度的用哥哥的身份证买到啤酒的高中生，以及一个性生活和谐的残疾人。

“说真的，一个坐轮椅的人怎么可能性生活和谐？”我端起杯子喝了口凉啤酒。

“瘫痪的部位越高，勃起的可能性越高。”瘦子用长而弯曲的手臂在自己的脊椎上比划着，“而你呢，一定遇到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姑娘。她是金发，对吗？”他的灰眼珠带着窥探隐私的愉悦光芒。

“扯淡。我下午碰到示威游行，你知道，就是视频中那些呼吁给蚯蚓人道主义关怀的小痞子。”我摇摇头。

“谢谢。”我接过女侍应递来的盘子，肉丸三明治配腌黄瓜，万年不变的晚餐食谱。

“无聊。”瘦子摇摇头，“说起来，你知道吗……‘马铃薯’这个词来源于牙买加的阿拉瓦语。”

我恍惚觉得他说后半句话时声音有点奇怪，仿佛嗓子里哽了块什么东西，或许是凉啤酒让我的耳鸣复发了。“不知道。我也没兴趣学习一种已灭亡的语言。”我把腌黄瓜送进嘴里。

瘦子有些惊异地睁大灰眼睛，“你没兴趣谈这个话题？”

他的声音正常了。是耳鸣。我得去看看医生，如果今年医疗保险没有超额的话。“完全没兴趣。”我嘴里含着食物嘟囔着。

“好吧。”他失望地低下头，把玩着啤酒杯。女侍应将他的晚餐放在桌上，又将我的烟熏三文鱼递给我。“说真的，你们两个有空的话得出去玩玩儿，比如脱衣舞俱乐部什么的。”她扫了一眼我们脸上的表情，撇撇嘴，走开了。

我和瘦子扭头看看街对面灯红酒绿的俱乐部，没做声。我伸手从他盘子里拿出两根薯条塞进嘴里，将烟熏三文鱼向他那边推了推。“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最近聊天缺乏有趣的话题？”我说。

“你也有这个感觉？”瘦子惊奇道，“除了我的性能力鉴定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谈论的东西了。我也是这一两年发现聊天变得无趣起来的。”

“也许是我们都老了？”我不情愿地缩回拿薯条的右手，手背上有一块显眼的色斑，刚出现没多久——就像二十二岁那年长裤上的污迹，令人难堪。

“我刚四十二岁！西蒙尼斯四十一岁才赢得威尔士公开赛！”瘦子叫道，右手的薯条在空中飞舞，“一定是单调的工作让我们变成这样，等退休以后一切都会不同，

对吗，老兄？”

“但愿如此。”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4

这天晚上，我多喝了两瓶凉啤酒，打开公寓门之后感到一阵阵眩晕。我顾不上洗澡，就直接走进卧室倒在床上。床单有一股奇怪的泥土味儿，不知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换的缘故，可从好的方面说，这种味道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农场——不是充斥着父亲浓重体味的那个农场，而是他酗酒并开始虐待母亲以前，我、姐姐和母亲安宁生活的平静农场。

记得我和姐姐在新建的谷仓中玩耍，空荡荡的谷仓里充满新鲜木料和泥土的清香，阳光从阁楼的小窗户洒进来，带着妈妈烘焙饼干的味道。

跑累了，我们便倚着墙壁坐下来，姐姐把我的右手拉过去，“闭上眼睛。”她说。我听话地闭上眼睛，阳光在眼皮上烙出红晕。手心痒痒的，我咯咯地笑了起来，想抽回手掌。“猜猜我写的是什么字。”姐姐也笑着，手指在我掌心搔动。“我猜不出来……写慢一点啦。”我想了想，抱怨道。于是，姐姐慢慢地重新写了一遍。

“马？”我看着她，迟疑道。

“对了！”姐姐哈哈大笑，揉着我的头发，“再来再来。猜对五个字的话，我的那匹小驢马让你骑两天。”

“真的？”我惊喜地闭上眼睛。

手心又痒了起来，我忍住没有笑出声，“这次是……‘叫’？”

“是‘道’啦，小笨蛋！”姐姐笑着弹我的鼻子，然后蹦起来跑了出去，“谁先回去，谁吃大块的奶油曲奇饼哦！”

“等等我……”

我伸出手臂，睁开眼睛，看到被霓虹灯照亮的天花板，天花板角落有一摊水迹。楼上那家人又忘记关浴缸水龙头了，这次得让公寓管理员狠狠地教训他们！我想着，发现自己刚从童年的梦中醒来。穿了一整天的衬衣泛出酒精的酸味，脖子和后背因别扭的睡姿而生疼。我花了五分钟从床上坐起来，看看闹钟，现在刚刚凌晨一点。

起床冲澡、喝了两杯水后，感觉好些了，但再没了睡意。我穿上睡衣坐在起居室内沙发上，打开电视。

深夜节目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令我感兴趣的内容。换台的时候，我看到右手手背上那块丑陋的色斑，于是不由自主地用左手搓着，尽管谁都知道那玩意儿不可

能用手指搓得掉。突然，来自手心的微微痒意令我打了个寒战，等等。这种感觉是什么？刚刚梦境中出现过的、姐姐在我手中写出的稚嫩字符……

今天中午，穿黑色连帽衫的人在我手心画出的并不是什么符号。

他在我掌心写字。不，她在我掌心写字。她是一个女人，黑色连帽衫遮住了性别特征，但她纤细的手指不可能属于男人。

她写了些什么？

我忙乱地翻出纸和笔，铺在咖啡桌上，尽力回忆手心的触感。中间的一个字是姐姐写过的……没错，这是一个“道”字。

我在纸正中写下“道”。

前面是一个词，她写得很快，非常快。在长期审核申请书的工作中，我发现人们遇到象征美好幸福的词组通常写得很快，并且连笔，比如微笑、永恒、梦想、满足。她写的是一个短词，词性是正面的，有两个元音……！是伊甸。没错，耶和华的乐园。

我在纸左边写下“伊甸”。

后面是一串数字，阿拉伯数字，这串数字她写了两遍，我皱起眉头，细细地回忆她手指的每一条运动轨迹。7、8、9、5？不，第一个数字划过我的小鱼际部位，象征末尾有一个折弯，那么是2。2、8、9、5，没错。两遍，确认。

我在纸右边写下“2895”。

纸上写着“伊甸道 2895”。

显然这是一个地址。我扑到电脑前，打开地图网站，输入“伊甸道 2895”。

页面显示伊甸道在我所在城市的另一端，远离闹市区与金融中心的贫民窟。然而伊甸道并没有 2895 号，准确地说，门牌号到 500 就结束了。

我揉着太阳穴。数字一个个化为皮肤的触觉，在我的掌心画出酥麻的痕迹，我盯着掌心。2、8、9，没有错误。5……哦，当然，也可能是一个 S。我输入“伊甸道 289S”，地图锁定了一栋四层高的公寓楼，它位于伊甸道的中央，在整座城市的边缘，距离我四十五公里。“是了！”我兴奋地一拍键盘站起来，又因头部充血产生的眩晕跌坐回去。

那里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四十五年循规蹈矩的生涯里，并没有任何穿黑色连帽衫的女士用极其隐秘的方式给我留下联系地址的离奇经历——或者说，我根本是一个没有女人缘的失败者。在无趣的人生里，终于出现了一点有趣的事情，无论是荷尔蒙的驱动（如同嗅觉敏锐的瘦子所说），还是好奇心勃发，我都决定穿上风衣，去伊甸道 289S 寻找一些不曾有过的经历。

别惹麻烦，小子。出门前，我在穿衣镜里看见父亲挺着大肚子、手中拎着琴酒的瓶子说。

去你的吧。我同二十三年前一样大步走开。

5

我有一辆摩托车，但久未使用。大学时，我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热衷于时髦的玩意儿：最新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离子电视、能够发电的运动鞋和大马力的摩托车，谁不爱哈雷戴维森和杜卡迪呢？但我负担不起昂贵的名牌摩托。直到二十六岁那年，我终于从一个签证到期即将回国的日本留学生手里买下了这辆已跑了八千英里的黑色川崎 ZXR400R。黑川崎车况好极了，刹车盘如同全新的一样闪闪发亮，排气管的吼叫声无比迷人。我迫不及待地骑上车子去向朋友们炫耀，但他们早已玩儿腻了，坐在酒吧里谈论女人时，外面停着他们崭新的梅赛德斯奔驰与凯迪拉克。

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再有什么朋友。我打起领带，骑着川崎摩托去工作，人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盯着我和我离经叛道的座驾。终于，我妥协了，将心爱的摩托锁进了储藏室。伴随着年龄增长与不断的职场失败，我转眼间变为四十五岁的单身酒鬼。偶尔在晴朗的天气里擦拭摩托车时，我会问心爱的川崎：老伙计，什么时候再出去兜兜风？可它从不回答我。尽管我一再鼓起骑车出游的勇气，但只要想想半秃中年男人跨坐在流线型摩托车上的丑陋画面，就让我胃部不适——那就像醉醺醺的父亲自以为得体地与每个遇见的女人搭讪一样让我作呕。

我走下破旧公寓的楼梯，用钥匙打开公用储藏室布满灰尘的大门，在一大堆啤酒易拉罐下面找到了我的摩托车。掀掉防雨布，川崎 400R 乌黑的漆面上积满灰尘，但轮胎依然饱满，每个齿轮都泛着油润的光芒。我打开一小桶备用汽油，灌进油箱，拨动风门，试着打火。四汽缸四冲程发动机毫不犹豫地发出尖锐的咆哮，排气管吹出的热风扬起我的裤脚。老伙计没有让我失望。

“该死的，你不知道现在几点吗？！”推车走出储藏室时，一个啤酒瓶摔碎在我脚下，抬头一看，房东太太戴着睡帽在二楼的窗口怒吼着。我反常地没有道歉，而是跨上摩托车，轰了几下油门，轰鸣声在整条街道上回荡。“你疯了？”在房东太太的叫喊声里，我猛松离合，在川崎摩托轮胎发出的吱吱摩擦声与橡胶燃烧的焦臭味里，我兴奋地大叫，飞速将我的公寓和脱衣舞俱乐部抛在脑后。

风呼呼作响，我没有戴头盔，感觉空气把我松弛的脸部肌肉挤成滑稽的形状。为掩饰脱发而留得长长的头发随风飘扬，但我不在乎凌晨一点的街道上有多少人会

目睹丑陋的中年男人骑着摩托车飞奔，起码这一刻，我无聊太久的人生里有了一点追求快乐的强烈渴望。

路程显得太短。没等我好好体味飞驰在寂静城市街道的乐趣，伊甸道的路牌就已出现在眼前。我放慢速度，换入二挡，扭头观察门牌号。从地图上看，离伊甸道最近的地铁和轨道电车站点都有两公里的距离——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街区。街道不宽，路边停满脏兮兮的旧车，三四层的老旧楼房紧紧挨着，不留一丝空隙，其中多数显得比我住的公寓楼更破烂。大多数街灯都坏了，川崎 400R 的车灯在黑黢黢的街道上打出一团橘黄光晕，垃圾箱里跳出一只野猫，向我看了一眼，转身跑掉了。

这时我开始冷静下来，思考在夜里横穿城市到不熟悉的街区寻找陌生人留下的奇怪信息这一举动的合理性。每一根电线杆后面都可能跳出手持尖刀的抢劫犯，甚至盗窃人体器官的黑市医生。我希望摆脱无聊的生活——但绝不希望是以尸体照片出现在明天早报头条的方式。

我尽量降低转速，但这里太安静了，川崎摩托的轰鸣声显得比超期服役的 B52 轰炸机还大。幸好一个铜质门牌及时出现在灯光里：伊甸道 289A/B/C/D/S。我停在路边，熄灭发动机，关掉车灯，死一样的寂静立刻将我笼罩。伊甸道两端陷入了黑暗，唯有 289 号公寓楼门前亮着一盏微弱的白炽灯，灯罩在风里微微晃动，发出不祥的金属摩擦声。

该死，应该带一只手电出来的。我后背渗出冷汗。手机，对！手机！我摸遍风衣，在内袋中找到自己的老式手机，摁亮闪光灯，橄榄球大小的白色光斑给了我些许安慰。

我走过去，轻轻推开伊甸道 289 号的大门——这是两扇对开门，没有锁，其中一扇上面的玻璃碎了，但地上并没有玻璃碎片。门内更加黑暗，在手机照明中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废弃的柜台，木制柜台后面的墙上贴着纸页泛黄的房间登记簿，说明这里曾经是一家旅馆。右手边是楼梯，我走近些照亮墙壁，只见墙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A/B/C/D，后面画着个向上的箭头。没有 S。

我用手机向上照去。楼梯通往黑黢黢的第二层，什么也看不到。别惹麻烦！父亲用一贯漫不经心的语气强调说。我挥挥手，赶走碍事的回忆。手机闪光灯晃过楼梯背后，没有向下的阶梯。通常在楼梯下的三角区域会有一间储藏室，我看到了储藏室的门，门上涂着奇怪的绿色油漆，门把手出人意料地闪闪发亮，显得与陈旧的公寓楼不太协调。

我迈步走向那扇门，旧棕色系带皮鞋在磨损严重的水磨石地面上踏出带着回音的声响。黄铜门把手像它的外观一样光滑油润，我试着用力旋转，门没有锁。推开门，长而狭窄的水泥阶梯出现在眼前，在手机灯光有限的视野里，我看不到楼梯通往多